

七曜文库

宮部美幸

MIYABE MIYUKI

孤宿の人

下



孤宿の人

刘子倩
译

吉林出版集团

刘子倩
译

孤宿之人

下

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—独步文化事业部授权使用，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任意翻印、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。

KOSHUKU NO HITO, Volume 2 by Miyuki Miyabe
Copyright © Miyuki Miyabe, 2005, 2009
All rights reserved.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Osawa Office, 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
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, Beijing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10-261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孤宿之人. 下 / (日) 宫部美幸著；刘子倩译. —
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2.5
(七曜文库)
ISBN 978-7-5463-9024-6

I. ①孤… II. ①宫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72514号

孤宿之人（下）

作 者 [日]宫部美幸
译 者 刘子倩
出 品 人 刘从星
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
策 划 编辑 渠 诚
责 任 编 辑 顾学云 李瑞玲
封 面 设 计 未 嵩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11.25
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—18号底商A222
邮 编： 100052
电 话 总编办：010—63109269
发行部：010—63104979
网 址 <http://www.beijinghanyue.com/>
邮 箱 jlpq-bj@vip.sina.com
印 刷 北京军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ISBN 978-7-5463-9024-6 定价 28.00元



北京汉阅读文化
Beijing Han-read Culture



七曜文库

宮部美幸

MIYABE MIYUKI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致读者

一页页翻阅下来，翻到了这一页上，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忍不住微微一笑——这套“七曜文库”得以和读者见面，不单是我们编辑的一件幸事，相信亦是各位读者的一件喜事。这是一套只收录日本流行小说的文库，但凡言之有物、触人心弦的作品，不问其风格、类别，我们都乐于译介。我们爱看日本的小说，总希望这些小说被持续、稳定地引进。这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工作，不仅需要我们编辑的努力，更需要各位读者的批评、指教和关照。因此，我们希望听到每一位读者的意见，收到每一位读者的回馈，更希望这种互动的理念会增进我们的友谊，让出版和阅读都不再是孤光自照。

我国古人以“七曜”统称日、月、五星，日本则盛行七曜历法，将一周七天分别称作日曜日、月曜日、火曜日等。我们借来这个名字，无非是用以形容此间小说的类别之众、范围之广，譬如推理、奇幻、历史、都市、恐怖、冒险、言情、轻小说等，让彼此之间每天都别有一种新鲜的感觉。而“曜”字又另有“光亮”之意，所以我们又希望这些小说都可以像是天边的日月、夜际的星辰，焕发出经久的光彩，闪亮出不朽的光芒。

七曜文库 编辑部

第九章 暗影栖息者

闇に棲む者

“喂，兔子，衣服晒完了没有？”

英心和尚慢吞吞的破锣噪音从正殿那头传来，宇佐正挺直腰杆把最后一件衣服搭在竹竿上。

“好了，晾完了。”

她也慢条斯理地回答。此时太阳正好升到中圆寺满是修补痕迹的屋顶上，一抬头便觉阳光刺眼，夏季的白天还很长，可趁这个时候先暂时小憩。这座寺庙位于俯瞰城下的山丘上，太阳和蓝天也显得特别近。

“那么，你替我跑个腿吧。”

英心和尚从正殿后门走出，下了倾斜的木阶，套上随意摆放的破鞋。

宇佐抱着空桶，朝和尚跑去。

“不需要用跑的。你这小姑娘可真是活泼。”

英心和尚皱巴巴的衣袍外罩着破裂裟，光头被阳光照得发亮，笑逐颜开。然而他即便笑起来也很恐怖，不吭气时更恐怖，早晚虔诚诵经时的脸更是可怕得没话说。

“简而言之，就是长相凶恶。”渡部一马一脸认真地说，“其实他是个很了不起的和尚，可惜从外表完全看不出内涵。也许是上辈子坏事做太多了。”

中圆寺是座荒寺，虽然历史悠久却很穷，现下最多也只能扮演救援站的角色。

到底是因为光是靠寺庙营生穷得撑不下去所以变成救援站，还是住持专门做些救急扶弱的事才会变穷，已经是鸡生蛋、蛋生鸡的问题了，总之，对住在丸海的穷人来说，这样的改变真可说是个福音。此外，受这里济助的不只本地人，来金比罗进香遗失路费或生病受伤的人也会前来投靠。

“要我去哪里？”

英心和尚从怀里掏出单子，交给宇佐。单子上写着平假名而不是复杂的汉字。和尚逐一告诉她该去哪里买些什么，应该去见谁。

“另外回程时顺便替我去三幅屋跑一趟。”

“又要去？”说着，宇佐不禁一笑，“这样没关系吗？”

“没事，没事。”和尚再次强调，“这是讲好的。重藏那小子明明说好要给我三袋米，昨天居然只送了两袋来，还少一袋。虽然他派来的男人找了一堆理由解释，不过那肯定是骗人的。你大可要挟他，说他敢骗人的话，佛祖是不会保佑他的。”

三幅屋是丸海颇具盛名的大客栈。重藏是老板，负责掌管整座客栈町，等于是总把子，也是英心和尚的弟弟。

丸海虽然不在诸侯定期往返幕府述职的路线上，但诸侯来金比罗进香时，多半会在丸海港下船，因此在丸海设有驿馆，代代由一家经营，然而经营的虽然是招待诸侯的驿馆，实际上却是非常辛苦。贵客来过夜，总得极尽所能地精心招待，却几乎赚不到半毛钱，甚至还得亏钱，所得的只有名誉而已。

也因为这样，在丸海的客栈町里，有些店会提供金钱和人手资助驿馆，这些店目前共有三家，因而被称为三店。当多位诸侯同时来金比罗进香，驿馆分身乏术时，三店也有资格扮演二级驿馆。

三幅屋就是三店之一。换言之，英心和尚出自如此的大户人家。不料，他却把家主的宝座让给弟弟，自己遁入空门一心向佛，并当起这间破寺的住持。

为何他今天会走到这一步的来龙去脉，没有任何人知道，不过，和尚三天两头向三幅屋的弟弟要东要西，态度更是理直气壮、死缠不放。宇佐来中圆寺还不到十天，不知已被吩咐过多少次“去三幅屋跑一趟”。虽说不关己事，可是连她都有点难为情了。

即使如此，和尚依然我行我素，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。而弟弟重藏对兄长的频频索求，也从未生气或让跑腿的宇佐空手赶回去。

“又是我哥吗？”

要是重藏刚好在家，一定会亲自招待宇佐，并令人打包种种物品，允诺待会儿送过去。

他们兄弟感情也不错，有时重藏会拎着酒来这破寺走走就是最好的证明，而且就在前不久他才刚来过（白米三袋的承诺，想必就是当时许下的）。当时宇佐还被叫去收下一篮鸡蛋，顺便要她煮两三个当下酒菜，剩下的留给大家吃。托他的福，第二天早上寺中的病人得以吃到蛋粥。

“那么，我这就去了。”

宇佐解下围裙，步履轻快地出了中圆寺。这座寺没有寺门。由于常年来的穷困，木门早已被劈成柴烧掉了，原来寺门的位置仅剩下像树墩一样的门脚，宇佐轻轻一跃就跳了过去。

介绍宇佐到中圆寺的是渡部一马。

宇佐被赶出西岗哨的那天，面对抽泣的她直皱着脸的渡部，在一旁等到她终于不哭了，立刻说：“去吃乌冬面吧。”便将她带到附近铺子里。

“哭得那么惨，肚子一定饿了吧。我在旁边看你哭都饿了。”

这话的语气听起来似乎毫不客气，但宇佐还是很感动。渡部的温柔顿时深入人心扉。

“那么，你今后打算怎么办？总得想办法糊口吧。”

眼前放着面碗，渡部直截了当地问，眼下的宇佐根本无法思考，只能默默垂着头。

“我记得你曾说过，你母亲生前本来希望你去塔屋当织工，现在应该还来得及。”

渡部建议她去拜托偏屋的阿参，宇佐却直摇头。

“我的手很笨。”

“啊，所以——”她指着渡部手上的包袱，“我的针线活儿也不行。谢谢你特地送旧衣来，不过还得另外请人修改。”

“你这丫头真没用。”渡部叹息道。

“对不起。我本来就是个妄想成为引手的笨女人。”宇佐本来打算说笑，没想到才一说完，心头就倏然一痛。渡部吃了一两口面，爽快地说：“人各有志嘛。”

“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但你也别太拗。”他含着满嘴面条口齿不清地继续说，“不要憋在心里跟自己过不去。与其那样还不如直接生气。比起别别扭扭地想着反正我就是如何如何，诚实发脾气要好得多了。”

宇佐边点头边咀嚼着面条。

“你要回渔夫町吗？”

“不要。”

“说得这么斩钉截铁啊。为什么不要？”

“我已经离开渔夫町了。”

“就算那样也没人说你不能再回去吧。”

渡部说得没错。担任潮见的宇野吉必定会张开双手欢迎她回去。之前他要宇佐当腻了引手就回去，并非只是随便说说。

“你干脆回渔夫町好好找个人嫁了。你工作起来像拼命三郎，不但身体健康、个性又开朗，应该会是个好老婆。”

竟然被夸奖了。

宇佐不禁有点害羞，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。

“谁敢娶我这种人。”

“不会吧。”渡部放下面碗看着宇佐，“在西岗哨，我记得有个叫做花吉的引手，好像是个毛还没长齐的小子。我听那家伙说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潮见的儿子想娶你，可是你却不愿意，还因此离开渔夫町。他说能够嫁进潮见家那可是天大的好运，你真是暴殄天物。”

花吉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他耳朵还真尖。而且，竟然还跟渡部先生嚼舌。

“你说的是胜哥吧，他是潮见宇野吉大叔的儿子。我不是因为不想嫁给胜哥才离开渔夫町。那不是原因。”

“那，你为何离开？”

被这么挑明了问，宇佐顿时感到很为难。但令她为难的不是问题本身，而是自己竟然无法立刻回答。

“我自己也愈来愈不明白了。”想来她是在思索自己为何离开渔夫町决定成为引手吧。

宇佐并拢筷子放在碗上，交握十指，腰杆不自觉地肃然挺直。

“为什么呢？真奇怪。”渡部咻咻有声，把碗里的汤喝个精光。

“我娘不喜欢渔夫的生活。她说大海很可怕，还得吃苦受罪，才想把我交给塔屋。”

她认为既然做不成塔屋织工，至少应该离开渔夫町到堀外生活，多少可以成全母亲的心愿。当时自己的心态大概就这么简单吧，即便现在回想起来，也找不出更多的理由。

“我之所以会成为见习引手，也是因为嘉介头子希望找个女人帮忙打理琐事，问我不要去工作。我并不是打从一开始就想当引手，是在岗哨待久了，慢慢才有了这个念头。

“最重要的，是因为嘉介头子是个了不起的引手。”她说着，泪水又夺眶而出。

“嘉介的确令人同情。”渡部以压抑的语气说，“孩子们也是。”

宇佐抹泪的手一顿，赫然抬头：“渡部先生，你知道那件事？”

渡部点点头：“我好歹也在街上四处巡逻。事发时的确一团乱，但渐渐地就听到风声。”他略略仰视污黑的天花板，继续说：“在町役所，我想想哦——大概有十个人知道，其他人

则以为町场出现痢疾，对外说法是嘉介的两个孩子死于痢疾，他和妻子也被传染，遭到隔离。”

“如果是这样——对了，头子的老婆会被送去匙医坂家，或许也是为了配合官方说法所做的处置。”

她这么一说，渡部轻轻颌首。“嗯。今后，包括我在内，所有知道真相的人的说法都会一致。当然，常次想必也被这么吩咐过。”

然后，他略微歪起头。

“常次把你赶出来，或许也是这个缘故。你太过固执，不肯听别人的劝告。就算再怎么警告你，还是有可能大声张扬痢疾不过是捏造的借口。就算你是女的又只是见习生，万一让可自由出入岗哨的你闯出这种祸，常次头子还是无法忍受吧。”

听到渡部这么说，宇佐这才觉得心平气和了。到目前为止，虽然少有机会与常次头子碰面，但对他的品行并非毫无认识。在宇佐看来，即使今天的常次头子实在太过冷酷，让人觉得变脸变得太快，但是，他原本应该不是那种会恶意刻薄他人的人。

可是——如果嘉介头子的事被掩饰成痢疾，那嘉介头子现在状况如何呢？

“头子现在会在哪里？渡部先生应该知道吧？”

“细节我不太了解。因为这是由公事方和御牢看守负责处理的事。”他瞬时皱起浓眉，交抱双臂，“不过，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”

宇佐那早已被泪水濡湿的脸颊突然感到一阵冰冷，身体的温度在一刹那间泄出体外。

嘉介头子——死了。

宇佐滑滑落泪，泪水掉进面汤里。渡部不发一语地看着宇佐哭。

过了一会儿，渡部问道：“我说宇佐啊。引手这份工作到底哪里好？你觉得嘉介什么地方了不起？”

宇佐赫然抬头。渡部定定直视宇佐。

“可以……帮助他人。为丸海的子民努力。”

“就算当渔夫的妻子，也是在替老公和孩子努力呀。若是嫁入潮见家当媳妇，还得照顾底下众多渔夫，并不是只有引手才算伟大的工作，其实任何行业——”

“那么渡部先生，”宇佐打断他，“你为什么成为町役所的官差？”

“我吗？”渡部也没多想，就像把接住的球随手抛回去似的答道，“我是继承我爹的衣钵。我家代代都当官差，所以我也当官差。就这么简单。”

说完他立刻击掌命人再来一碗。面店老板应了一声。他问宇佐要不要也再吃一点，但宇佐摇头。她碗里的面还剩着。

“那个叫什么胜的渔夫，是个好男人吗？”他没头没脑地问。

“虽然长相粗野但人很好。打鱼的本领也很强。”

宇佐和胜哥是青梅竹马，彼此很熟了。潮见叔担任过丸海藩御用船只的领水人，阿胜将来想必也是如此吧。他对丸海海域可是了若指掌。

“那么宇佐，我说这话可是为你好，你就嫁给那家伙吧。这样对你最好。你会幸福的。”渡部睨视空碗，连珠炮似的这么说。

“不过，请你放心。启一郎大夫的事——渡部先生说得没错，我不抱任何奢望。真的。留在堀外，是因为有别的理由。”

“什么理由？”

面对表情半是无奈、半是气愤的渡部，宇佐说：“是为了阿呆。我不能把那孩子丢在涸泷，自己去过幸福日子。这样我没办法安心度日。”

渡部的脸上霎时流露出难以形容的激动情绪。宇佐看得出来，其中隐含着强烈的困惑。

“阿呆不会从涸泷回来——渡部先生是想这么说吧？”

渡部噎住了：“就、就算回得来，也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会等。那孩子有缘来到丸海，并与我相识，她原本只是孤儿，我也孑然一身，但是现在不同了，我们是姐妹。阿呆是我的妹妹。”

那个宝贝妹妹，不小心涉及丸海藩大事的一端，现下正在涸泷拼命工作。

“如果可以，我恨不得自己也能去涸泷。可惜我完全办不到，对吧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“那么至少，我想待在可以稍微了解阿呆、了解那孩子近况的地方等着她。我相信她工作结束后就会回来，等到那天来临，我想亲自迎接她。”

渡部只手撑额，颓然垂首。他呻吟着说：“唉，你真的很固执。”宇佐再次说声对不起。

“等待阿呆的这段期间，你要怎么生活？”